

# 曼德商人与伊斯兰教 在西苏丹的传播

赵姝岚 刘鸿武

**内容提要** 曼德商人构成西苏丹地区古老而独特的族群，他们不仅是撒哈拉长途贸易的重要中间商，还通过发展撒哈拉长途贸易，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这一地区。当伊斯兰教被西苏丹社会接纳后，反过来又巩固了曼德商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推进了他们长途贸易的发展。由此观之，曼德商人所推动的长途贸易与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是个互动过程。

**关键词** 西苏丹 曼德社会 伊斯兰教 长途贸易

**作者简介** 赵姝岚，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昆明 650091）；刘鸿武，浙江省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金华 321004）。

西苏丹地区<sup>1</sup>是联系北非地区和南部森林地区的主要通道。由于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西苏丹社会需要依赖长途贸易才能得以发展。曼德商人是西苏丹地区古老而独特的族群，是撒哈拉长途贸易中的重要角色，通过长途贸易，促进了西苏丹社会的发展，还对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将讨论曼德商人如何通过贸易网络在西苏丹地区传播伊斯兰教，以及在其传播过程中，伊斯兰教对巩固曼德商人在西苏丹社会的地位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 西苏丹的独特族群——曼德商人

所谓曼德人<sup>2</sup>，是在西苏丹草原上广泛分布的曼德语系中不同语支的多民族集团。西苏丹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地区间贸易。”曼德商人在长期从事地区间贸易中形成了独特的身份——不属于西苏丹这个农业社会中的任何阶层，游离于西苏丹社会之外，与各阶层都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身份优势便于曼德商人和西苏丹的各阶层发展贸易，使其成为西苏丹地区间贸易的主要中间商。同时，他们的另一身份——穆斯林，为其融入西苏丹社会提供了必要条件。曼德商人运用自身的商业和宗教优势，与西苏

---

<sup>1</sup> 本文的“西苏丹”主要指：北起撒哈拉沙漠南部，南到几内亚湾森林地带的边缘，东起尼日尔河中游大弯曲部分，西到大西洋沿岸的广阔地带。参见德·亚·奥耳迭罗格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15至19世纪的西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sup>2</sup> 曼德（Mande），另译“曼迪”，是西非地区分布较广的一个族群。

» 西苏丹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气候带。各气候带的农产品种类十分有限，靠各自出产的农产品完全不能满足生存需要，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因此，西苏丹地区自古就有地区间贸易。

丹各阶层间建立了戏谑关系 (Joking Relationships)<sup>1</sup>, 是当地一个非常独特的族群。

### (一) 曼德商人分布广, 且有组织性

曼德商人最显著的特点即游走在西苏丹各地开展贸易活动, 故被称为“云游商人”(Trading Diaspora)。他们分布于西苏丹各地, 主要包括: 马里南部到加纳之间的朱尔拉 (Jullala) 人, 塞内-冈比亚的贾汉克人 (Jallanke), 居住在布基纳法索从事木棉贸易、同时还织布、染布的雅尔塞人 (Yarse), 居住在马里的科罗戈人 (Kuloglus), 以及分布在塞古和杰内、黑沃尔塔瓦河上游地区的马尔卡人 (Malka)。尽管分布广泛, 但在长期从事贸易的过程中, 他们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传统, 因此有很强的认同感。此特点为曼德商人成为撒哈拉长途贸易网络的主导者提供了必要条件。<sup>2</sup>

曼德商人能在西苏丹各地广泛开展贸易, 还得益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组织性且功能齐备的贸易集团。一般而言, 曼德商人的长途贸易集团是以亲缘集团为基础形成的, 包括三部分: “朱拉巴”(Juraba)、“朱拉登”(Juraden) 和“贾蒂基”(Jadigi)。“朱拉巴”(“朱拉”是商人的意思, “巴”是父亲的意思) 是长途贸易的策划者和出资者; “朱拉登”(“登”是儿子的意思) 则为前往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人; “贾蒂基”是一种随长途贸易发展而产生的组织, 在各个城市都有据点, 不仅为“朱拉巴”提供便宜的食宿, 而且为他们提供商品价格等各种各样的商业情报。这种组织最早出现在朱尔拉人和科罗戈人的集团内, 是长途贸易网络得以形成的关键。<sup>3</sup> “朱拉巴”把自己的亲戚作为“朱拉登”派往各地从事贸易活动。“朱拉登”每到一地, 都通过由自己的亲戚或朋友建立的“贾蒂基”开展贸易活动。这种以亲缘集团为基础形成的贸易集团, 支撑着曼德商人范围广阔的贸易活动。

### (二) 西苏丹社会结构中的曼德商人

古马里王国建立后, 西苏丹地区在社会、文化上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 分化出自由民、职业者和奴隶这 3 个阶层。<sup>4</sup> 自由民是社会中的地位最高者, 拥有社会中的各项权力, 比如农业生产权、政治自治权、结社权和参战权等。由于地理和生态条件上的特殊性, 使西苏丹的任何集团都很难在生产上形成优势, 因此, 西苏丹王权的构成与欧亚文明王权构成的基础有所不同: 谁拥有马匹、武器、军队等军事优势, 能控制贸易路线和产金地, 谁就能拥有王权, 而西苏丹社会的王权就被拥有强大军事势力的自由民所掌握。从中世纪就已出现的武士贵族, 正是由自由民中政治势力不断强大的阶层演变而来的。而武士贵族所需要的马匹与武器等军事物资就由曼德商人提供。

奴隶是西苏丹社会中地位最低者, 无生产工具、无生育权, 不属于任何族群集团, 只有被编入自由民家庭且在数代之后才能成为自由民。不过, 自由民一旦在战争中被俘也会成为奴隶, 也就是说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存在着身份互换的可能。

职业者是西苏丹社会的中间阶层, 且是曼德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身份有不可更改性, 无政治生活参与权 (既不能参战, 也不能参政), 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自由民, 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向自由民提供技术、仪礼等服务来换取粮食。尽管如此, 凭借独特的技能或职能, 职业者却能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比如, 巫师能从事祭祀活动和制造护身符, 利用这项能力与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各种交换建立起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 能使巫师成为自由民在社会特权争夺中不可或缺的伙伴。<sup>5</sup>

商人在西苏丹社会中不属于任何阶层, 甚至连职业者阶层中也无这种职业划分。因此, 曼德商人

<sup>1</sup> 参见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232页。

<sup>2</sup> 参见 [日本] 川田顺造主编:《黑非洲的历史世界》日本山川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329页。

<sup>3</sup> 参见同上书, 第 330页。

<sup>4</sup> 参见同上书, 第 331页。

<sup>5</sup> 参见 [日本] 中村雄祐著:《西苏丹的婚姻世袭式乐师部落发言人制度的历史变迁》,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专业博士学位论文, 1995年。

<sup>6</sup> 参见 [日本] 坂井信三:《西苏丹历史文明中自我与他我的认识》, 载小川正恭、小松和、渡边欣雄主编:《社会人类学的可能性象征与权利》, 日本弘文堂, 1989年版。

能够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与各阶层都保持着相应的距离——这恰好成为其与各阶层发展贸易的优势。同时,曼德商人还另有穆斯林身份,由于曼德商人能运用宗教知识在开战前和葬礼等重大场合开展各种宗教活动,<sup>1</sup>而这些行为最初在当地人看来与“巫术”无异,因此,他们被西苏丹社会视为有“超自然力的巫师”所接纳。曼德商人运用自己在商业与宗教上的优势,与社会各阶层间建立了互惠关系,成为西苏丹社会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

### (三) 戏谑关系与曼德商人在西苏丹的特殊地位

戏谑关系是西苏丹的一种社会现象,两个无血缘关系的族群集团却可以结成一种极其紧密与稳固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互惠型交换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唯一条件是两个族群集团有互补性,各自集团能利用自身职业、职能或社会地位优势,满足对方族群自身无法实现的需求。之所以将这种互惠型交换关系称为戏谑关系,主要因为它比血缘关系更稳固与紧密,紧密到他们可以互相戏谑对方的禁忌,而遭受戏谑方不仅不会将这种行为视为受辱,反而会当成双方关系紧密的标志。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于西苏丹社会,通过这种关系能将各族群集团,或者相同族群中的不同职业集团结合起来。

曼德商人和武士贵族就能建立起戏谑关系,因为双方能够在生存上形成互补。一方面,曼德商人能为武士贵族提供维护王权所需的各种支持,并与之合作。经济上,曼德商人定期交纳贸易税,为王权提供经济支持;军事上,曼德商人不仅为武士贵族提供维护政权所不可缺少的马匹与武器等军事物资,而且在战斗之前做各种法事<sup>2</sup>、制造护身,确保了武士贵族统治的稳固性;政治上,曼德商人不仅为武士贵族做各种法事证明其王权的合法性,还凭借自己游走四方的广博见识提供咨政意见,这使武士贵族集团很依赖曼德商人,因此,曼德商人在西苏丹社会中的地位丝毫不低于武士贵族。另一方面,武士贵族也为曼德商人提供了各种保障:首先,提供稳定的商品来源与销售渠道;其次,提供贸易商道和交易区的安全与稳定,使曼德商人能够在西苏丹的不同地区自由开展贸易,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武士贵族还为曼德商人在定居点建立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曼德商人在这个区域内有自治权,伊斯兰教信仰不仅未受当地政权的干涉,很多贵族与民众甚至还皈依了伊斯兰教。”

曼德商人还与普通民众建立了戏谑关系,这使曼德商人在西苏丹社会起到了独特作用。首先,曼德商人借助与武士贵族和普通民众的戏谑关系,不仅在中世纪、即便在桑海王国崩溃后的17~19世纪,都使长途贸易网络得到发展,而且靠长途贸易的发展使西苏丹在殖民前期(中世纪的12~18世纪与近代17~19世纪)保持了经济上的统一性。<sup>3</sup>其次,武士贵族靠与曼德商人间的戏谑关系,保持了政治与军事上的优势,建立了中世纪幅员广阔的国家加纳、马里和桑海王国。最后,西苏丹内陆许多商品产地的居民,靠与曼德商人间的戏谑关系,使这些商品产地在17世纪后发展成为大西洋贸易的商业据点。曼德商人,成为各个阶层不可或缺的伙伴;能凭借商业和宗教上的优势对西苏丹社会产生很强的影响力。可以说,曼德商人是西苏丹社会中任何阶层都无法取代的特殊存在。

## 曼德商人与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传播

在西苏丹社会,自古以来需要依赖贸易才能生存,可以说,谁控制了长途贸易网络,谁就控制了西苏丹。中世纪,加纳、马里和桑海3个王国出现与长途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一,这3个王国的

<sup>1</sup> 参见 [塞内加尔] D. T. 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4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1992年版,第148~149页。

<sup>2</sup> 西苏丹战斗的胜负与否取决于战前做的法事,如果一方战前法事的规模和势头胜过对方,那此方在战斗中必将获胜。

<sup>3</sup> See Griule Marcel “L'Alliance cathartique”, *Africa*, 1948 18(4).

<sup>4</sup> 参见 [日本] 坂井信三著:《伊斯兰教与商业的历史人类学——西苏丹贸易与知识的网络》,日本世界思想社,2003年版,第171页。

地理位置都处于长途贸易商道上<sup>1</sup>；其二，西苏丹地区销往北非的商品，种类单一、贸易路线较少（仅有3条），因此，武士贵族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比较容易通过控制商品产地以及贸易路线，进而控制西苏丹撒哈拉长途贸易的南端。<sup>2</sup>靠这些优势，武士贵族建立起了加纳、马里和桑海王国。

在西苏丹地区与北非的长途贸易中，曼德商人为保证自己在长途贸易中的地位，需要和武士贵族建立紧密关系。首先，曼德商人运用商业优势，与王权掌握者——武士贵族建立了戏谑关系。因为如果能使武士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得到宗教上的认同，曼德商人与武士贵族间的关系自然就能得到深化，长途贸易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曼德商人还为武士贵族提供祭祀、护身符制造等宗教服务，同时，还会有意识地从伊斯兰教的角度向他们解说这些宗教活动的意义，这无疑为武士贵族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其次，曼德商人凭借自己的广博见识（主要是在北非地区的见闻）为武士贵族提供咨政。这极大地激发了武士贵族对伊斯兰教的兴趣。最后，武士贵族为了从曼德商人那里得到更大的利润，也需要不断深化与曼德商人之间的关系，于是武士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随着撒哈拉长途贸易的发展，在曼德商人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在西苏丹上层社会有了很大发展。

在加纳王国时代，武士贵族中就开始出现了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到马里王国时期，很多上层社会人士都成为了穆斯林。由于社会上层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发展得到了国家支持。中世纪时，统一王国随着长途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强盛，国家能够投入巨资发展伊斯兰教学术和教育。在这一时期，不仅很多伊斯兰教典籍随着长途贸易传入了西苏丹地区，而且兴建了清真寺与伊斯兰大学。坐落在今天马里的杰内清真寺和廷巴克图的桑科雷大学在中世纪就享誉整个伊斯兰世界。得到国家鼓励与支持的伊斯兰教育取得巨大成功，中世纪时，访问过马里的北非学者和中东学者发觉，其学识已被廷巴克图学者所超过。”随着马里财富的增多，马里王国曼萨穆萨为履行作为伊斯兰教“第五支柱”的功能，在1324~1325年带着大批扈从和100匹满载黄金的骆驼到麦加朝圣。<sup>3</sup>中世纪，伊斯兰教在西苏丹传播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宫廷与商业的宗教”<sup>4</sup>。

到17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殖民者占主导地位的大西洋贸易的迅速发展，西苏丹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中世纪的特点。16世纪末桑海的崩溃，西苏丹社会分裂成了数十个中小王国。长途贸易在此时也形成了多元化与商品多样化的特点。随着西方国家在西苏丹大西洋沿岸的扩张，长途贸易出现了“两极”，一极为联系北非的撒哈拉长途贸易，另一极为联系大西洋沿岸横跨西苏丹的长途贸易，后者的迅速发展有逐渐取代前者之势。此外，长途贸易的商品种类和贸易相关区呈现“多元化”趋势。比如原来仅在西苏丹内部有市场的塞内-冈比亚地区的农产品、富塔-贾隆的牛皮和富塔托罗的阿拉伯橡胶，都成为了欧美各国竞相争夺的原料<sup>5</sup>；内陆尼日尔河地区也成为向大西洋沿岸输出奴隶的主要地区。<sup>6</sup>于是，围绕不同的贸易品产地就形成了不同的贸易区，贸易区的增加，使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控制所有商品产地与贸易路线，进而控制整个长途贸易。统一王国一旦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很容易崩溃。这是桑海王国在遭到摩洛哥人入侵后就衰落的根本原因。

为了长途贸易的继续发展，曼德商人不仅需要和各个中小军事政权维持良好关系，更需要与农村地区各商品产地的民众建立紧密关系，以确保充足的商品供给。因为，17世纪初期，曼德商人和武士贵族仍旧保持着的戏谑关系，仅为他们提供了在多个武士王权交战国家间经商的权利与安全保障，而要

<sup>1</sup> 参见 [美国] J. D. 费奇著；于珺译：《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57页。

<sup>2</sup> 参见同上书，第50~59页。

<sup>3</sup> 参见 [美国]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著；黄磷译：《非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sup>4</sup> 参见同上书，第103页。

<sup>5</sup> 同上书，第109页。

<sup>6</sup> 参见 [日本] 坂井信三著；前引书，第419页。

<sup>7</sup> 参见同上书，第97页。

获得稳定的商品来源, 还需与各种商品产地的居民建立良好关系。这就需要与当地居民建立宗教联系并形成宗教认同, 于是向普通民众中传播伊斯兰教就成为必需。因此, 从17世纪初期起, 伊斯兰教开始从城市向农村地区、从社会上层向普通民众传播, 这也成为了这个时期伊斯兰教传播与发展的特点。

为了在农村地区传播伊斯兰教, 曼德商人需要借助村民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而借助“巫师”的身份、以“巫术”为媒介, 成为曼德商人把伊斯兰教和当地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较容易被村民接受的方式。随着长途贸易在农村的发展, 曼德商人通过此方式, 将伊斯兰教向农村地区传播, 使农村地区民众逐渐成为穆斯林。为保持自己在宗教上的不断更新、进步, 曼德商人还需要依托长途贸易网络到处游学。这是因为, 伊斯兰教在农村地区传播初期, 不易被当地民众接受, 即便被接受, 也很容易被当成巫术后就不再发展。这样的话, 穆斯林就很容易受到当地社会的各种习惯与要求的限制, 从而失去实践伊斯兰教法规和教法的社会条件, 沦为纯粹的巫师而失去精神信仰。所以在这种环境中, 要防止不被当地的传统宗教同化, 穆斯林就必须到各地游学, 保持和伊斯兰教发达地区的交流, 经常到有名望的伊斯兰教学者那里学习。<sup>1</sup> 在西苏丹, 曼德商人的贸易网络使穆斯林游学各地成为可能。比如在贸易重镇上建立的贾蒂基, 就为穆斯林游学提供了便利。贾蒂基组织, 在为贸易活动顺利开展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 还在当地建立了清真寺或独立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商人们每到一个贸易城镇, 除进行贸易外, 还需要去拜访当地有名的伊斯兰教学者, 或者到清真寺里祷告、学习。<sup>2</sup> 杰内和廷巴克图这样的贸易重镇之所以能在中世纪时就发展成为西苏丹地区的伊斯兰学术中心, 就是依托贾蒂基发展起来的。”在西苏丹, 只有当伊斯兰教和商业网络结合在一起时, 才能保证穆斯林在宗教学识上的进步, 而不被当地宗教所同化。长途贸易成为伊斯兰教在西苏丹传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19世纪中期后,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西苏丹的不断扩张, 到1899年法国人占领廷巴克图时, 西苏丹地区已被殖民者瓜分殆尽, 曼德商人既不可能再拥有贸易优势, 也无可能继续通过贸易网络传播伊斯兰教。因此, 曼德商人从中世纪起所主导的撒哈拉长途贸易推动了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发展。

## 伊斯兰教对曼德商人长途贸易的影响

公元3世纪, 西苏丹就出现了区域内贸易圈。早期曼德商人只是西苏丹区域内贸易的中间商。从4世纪起, 西苏丹和北非之间有了断断续续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盐、金贸易。<sup>3</sup> 从7世纪起, 撒哈拉长途贸易呈规模化发展, 出现了稳定的贸易路线和多种交易商品。长途贸易最初的主导者是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sup>4</sup> 随着撒哈拉长途贸易圈的发展, 西苏丹区域内贸易圈和撒哈拉长途贸易圈逐渐出现了融合, 前者最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

曼德商人最初为了从长途贸易中获利才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是因为, 首先, 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融入由穆斯林所主导的撒哈拉长途贸易网络。由于穆斯林之间有很强的宗教认同感, 因此, 曼德商人只有信仰伊斯兰教, 才可能被穆斯林所接纳, 并进入他们主导的贸易网络。其次, 皈依伊斯兰教, 按照其中与商业相关的知识与规则经商, 在长途贸易网络中, 他们才逐渐具备了持续性发展的前提条件。伊斯兰教是一种注重商业的宗教, 从其诞生时起就对诸如沟通体系、商人和中介者之间的情报交换、商品运输和商业法规等等, 有了明确的规则和裁判标准。曼德商人依照穆斯林的商业运作规则与制

<sup>1</sup> 参见 [日本] 坂井信三著: 前引书, 第143页。

<sup>2</sup> 参见川田顺造主编: 前引书, 第329~330页。

<sup>3</sup> 参见 [日本] 歧田义仁: 《杰内——西非伊斯兰教自由城市》, 载《民族学》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编、千里文化财团出版, 第66期, 1996年春, 第15页。

<sup>4</sup> 参见 [日本] 南章里二: 《撒哈拉长途贸易的历史》, 载《民族学》,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编、千里文化财团出版, 第88期, 1999年春, 第100页。

<sup>5</sup> 参见同上文, 第101页。

度，为跨越不同区域长途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皈依伊斯兰教，能进一步密切曼德商人内部各族群间关系。由于具有共同信仰、共同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伊斯兰教还能将曼德族群中分布广泛的族群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超越地域文化差异的统一体，这也为曼德商人能够成为长途贸易网络的主导创造了条件。

而当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社会各界得到认可时，伊斯兰教反过来不仅促进了曼德商人长途贸易的发展，还使曼德商人具有了双重身份，成为贸易发展与伊斯兰教传播的受益者。自从曼德商人 11 世纪末期皈依伊斯兰教后，长途贸易就有了新的发展：从 12 世纪起，撒哈拉长途贸易路线由过去的一条增至三条，商品种类也丰富了许多。在此之前，从北非运往撒哈拉南部的商品只有盐、铜制品、珍珠和椰枣，从西苏丹运往北非的只有黄金。<sup>1</sup> 从 12 世纪后，尽管从北非运往撒哈拉南部的商品没有很大变化，但从西苏丹运往北非的除黄金以外，还有香料、羊皮、奴隶、铜和布匹等。<sup>2</sup>

现在的“曼德商人”一词还包含了“穆斯林”之意在内。但最初曼德商人和曼德穆斯林学者各司其职，是两个不同的团体。随着长途贸易与伊斯兰教的发展，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商人为了保证长途贸易能顺利进行就需要学习伊斯兰教的知识，并皈依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学者为了保证不被同化并能继续传教，也离不开商人贸易网络。伊斯兰教学者和长途贸易商人之间的互补性使二者紧密结合。最终，从事贸易的商人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学者，在所到之处进行各种学习或传教。曼德商人的双重身份不仅巩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长途贸易的发展，使他们成为长途贸易的受益者。

中世纪曼德商人的双重身份为他们在西苏丹社会中取得了较高社会地位，不仅广受尊敬，而且成为政权的组成成员。因此，曼德商人的长途贸易网络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商品来源与销路都有充分保障。这使长途贸易在中世纪时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马里王国时期，靠长途贸易（通过对进口和出口以及过境货物征税），马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当国王曼萨·穆萨前往麦加朝圣时，曾一度引发北非地区物价飞涨，以至多年后才从汹涌的通货膨胀中恢复过来。<sup>3</sup>

17~19 世纪初，曼德商人借助双重身份的优势，与商品产地居民间形成了稳固的戏谑关系，极大地推动了曼德商人长途贸易网络的发展。曼德商人成为西苏丹地区最早和欧洲人开展面向大西洋贸易的商人。<sup>4</sup> 曼德商人借助和商品产地居民的稳固关系，向大西洋沿岸欧洲殖民者提供内陆的各种商品（如羊毛、羊皮、阿拉伯橡胶，以及各种香料等），在 17~19 世纪继续保持在长途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曼德商人还借助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与村落社会中的各级酋长也建立了戏谑关系，联合将西非内陆的劳动力贩卖到大西洋沿岸和北非地区，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sup>5</sup>

## 结 论

综上所述，曼德商人与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传播有密切联系。他们依靠在西苏丹社会中的商业优势与宗教优势不仅控制了撒哈拉长途贸易，还通过其发展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西苏丹社会。曼德商人最初是为了长途贸易才皈依伊斯兰教，而当伊斯兰教被西苏丹社会接纳后，反过来又促进了长途贸易的长足发展，使曼德商人成为长途贸易的受益者。也就是说，曼德商人长途贸易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过程。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安春英）

<sup>1</sup> 参见 [日本] 南章里二：前引文，载前引书，第 100~101 页。

<sup>2</sup> 参见同上文，第 102~103 页。

<sup>3</sup> 参见 [美国]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著；黄磷译：前引书，第 103 页。

<sup>4</sup> 参见 [日本] 坂井信三著：前引书，第 70~75 页。

<sup>5</sup> 参见同上书，第 160 页。

## Impact of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over Africa

*Shu Yunguo & Lu Zhengyuan*

pp. 5– 10

The single-product economy has formed since colonial times in African countries strongly depends on foreign economic environment.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lates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been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duct export blocked, prices dropped, tourism heavily harmed, immigrant remittance and international aid and direct investment de-

creased, economic growth obviously slowed down, domestic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rate flew up, etc. Facing the crisis,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adjust their policies, actively engage themsel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initiat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o as to counteract the impacts of the crisis as much as possible.

## 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s in African Faith System

*Zhang Hongming*

pp. 11– 19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in affecting the 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s in African faith system. While the colonial factors changed the pattern of African religions, the modern factors have made them produced extensive and constant influence over the history.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s are movable and changeable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ettings with the undoubtable capacity of adaptation and creation.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s can still maintain their parti-

cular positions in less-developed Africa today and are affecting ways of thinking and acting of African people, and will further function potentially in Af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v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s have not only connected with African morality and convention, but offered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modern African society as a means to probe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society and the gods and to live harmoniously.

## The Mande Traders and Spread of the Islam in West Sudan

*Zhao Shulan & Liu Hongwu*

pp. 20– 25

The Mande Traders are an old and particular ethnic group in West Sudan. They were not only the important middlemen of the long-distance trade in Sahara, but had spread the Islam out to West Sudan. While the Islam was accepted by the West

Sudanese society, it in turn consolidated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Mande Traders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ir long-distance trade. The long-distance trade and the spread of the Islam in West Sudan had been an interactive process.